

大眾文藝小叢書之一

李有才板話

——
趙樹理著

新華書店編輯部編



◀ 三之書藝小園文學大 ▶

李有才板話

趙樹理 著

新華書店編輯部

新華書店發行

●大眾文藝小說叢書之三●

李有才板話

著者 趙樹理

編輯者 新華書店
編輯部

出版者 發行者 新華書店

定價 二元五角

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初版

C11140002

介紹「李有才板話」

李大章

接着「小二黑結婚」的寫作，趙樹理同志的新作「李有才板話」，在我們認為是比較更有收穫的作品，較之前者，更有同讀者介紹的價值。

這本小書，牠以短短三萬來字的篇幅，簡約的寫出了根據地一個鄉村生活——主要是政治生活的橫斷面。關於這個橫斷面的描寫，雖然距離顯示出整個根據地社會生活歷史的變化過程，還相差很遠，這尚待於作者以及所有文藝工作同志們的努力，但牠至少已經反映出這個新社會的某些鄉村或某些角落，這些鄉村或角落的某一階段的生活的特點。

翻開書本，在我們眼前活躍着的「閻恒元」，縣農會主席「老楊」，以及其他幾個農村進步青年與落後份子，這些處於不同時代的新舊人物，我們的農村讀者們，不光在紙面上碰到他們，也天天在日常的生活中碰到他們，倘能因作者樸素生動的描寫，而加深了對他們的印象，更加明確了自己的立場和態度，這便是本書的感染力之所在，也算是「為工農兵服務」的一個開端。而像「章工作員」那樣的角色，自己幫助工作的村子，問題那樣的嚴重，那樣黑暗重重，自己却完全被蒙在鼓裏，滿足於表面上的「模範村」，這真是十足「可怕」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例子，值得當作整風的借鑑。而至於本書其他好處還多，例如內容的新鮮、現實，形式的接近民族化，牠從舊形式當中脫化出來

，而又加上了新的創造，例如語言的淺白，口語化或接近口語，等等；這裏不想多說。

而我在這裏要特別提一提的，由於這本小書的出版，我們的文藝工作的同志們，應該從其中吸取什麼經驗呢？

主要的有三點：

首先，寫作目的明確和正確。正因為作者不把寫給農民看的東西當作「庸俗的工作」，或者是第二流的工作，有意或無意的抱着「第二等的」寫作態度來從事牠，而另外存在着「第一等的」寫作目的；因此，便能够在作品中處處顯示出對讀者對象的尊重，考慮牠們的習慣和口味，理解水準，接受能力，通過通俗淺近的文藝形式來進行思想教育。這種對文藝所採取的態度，對讀者所採取的態度，也就是「爲誰服務」的問題，也就是立場的問題。立場的問題，是要通過具體行動來表現的，絲毫裝假不得。少數人口裏喊大衆化，實際不肯大衆化；或者自己不會通俗化，不但不以爲自己是脫離羣衆，脫離現實，反而以多數人愈看不懂，聽不懂爲榮；或者口裏也贊成通俗化，而自己又不親自下手，始終把通俗化看成「左道旁門」，彷彿只有他的洋八股的歐化才是「正統」；慣用整風的眼光來看，都是犯了立場不穩的毛病。犯這種毛病的同志，不要說爲了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兵的大衆文藝，他搞不好，爲少數人或者爲自己的文藝，也不會搞好，實在有立即改正的必要。

其次是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。書中的人物，例如「閻恒元」，「老秦」，農會主席「老楊」以及其他農村進步青年等等不同階級或階層的人物，他們都各以本階級的本來面目出現，甚至觀點、情感、生活習慣、語言等，也都大體合於人物自己的身份，使人感到親切，而不是作者主觀主觀的臆造。

這裏，那種只會寫農民的服裝，不會寫農民的思想感情，那種用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來代替農民，所謂「借屍還魂」的辦法，是大大減少，甚至不見了。

最後，這種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，在作者不過是剛剛開始應用，要想徹底求得掌握，須要依靠兩項工夫：一是對馬列主義的學習，二是對社會的調查研究。作者對後一步工夫，雖才開始，但由於作風的比較樸實，對老百姓熟悉，容易接近羣衆，打成一片，已使他能够初步探得社會基層的祕密，像「丈地」一章所寫，便是這種從社會基層所帶來的消息，相當有助於我們地方工作的檢查，在材料上，方法上，都不無可供參考的地方。

但這種社會調查研究，也正因為開始不久，所以作者的眼界還有一定的限度，特別是對於新的制度、新的生活、新的人物，還不够熟悉，因此，便形成了本書的很大缺點，像「小元」，「小保」，「小明」，「小福」等「小字號人物」，這些新型的青年農民，在書中只是「跑龍套」似的出現，而缺乏深刻凸出的描寫，以及其他等方面的缺點，並不是沒有原因的。特別是由於對馬列主義的學習的不夠，馬列主義現實的生疏，因此表現在作品中的觀點還不够敏銳，鋒利，深刻；這就不能不削弱了牠的政治價值。

新的文藝，在創造中。新的文藝工作者，在改造中。現實是這樣多樣而豐富，新鮮而偉大，在毛澤東同志和中央正確文藝方針的指導下，爲工農兵的新文藝，新中國的新文藝，一定會有牠的光明的未來的。大家努力吧！

李有才板話

趙樹理

一 善名的來歷

書

閻家山有個李有才，外號叫「氣不死」。

這人現在有五十多歲，沒有地，給村裏人放牛，夏秋兩季，捎帶看守村裏的莊稼。他只是一身一口，沒有家眷。他常好說兩句開心話，說是「吃飽了一家不飢，鎖住門也不怕餓死小板凳」。村西頭的老槐樹底有一空土窖，還有三畝地，是他爹給他留下的。後來把地押給閻恒元，土窖就成了他的全部產業。

閻家山這地方有點古怪，村西頭是磚樓房，中間是平房，東頭的老槐樹下是一排二三十空土窖，地勢看來也還平，可是從房頂上看起來，從西到東却是一道斜坡。西頭住的都是姓閻的，中間也有姓閻的也有雜姓，不過都是些在地戶，只有東頭特別，外來的開荒的佔一半，日子過到鬻了的雜姓，也差不多佔一半，姓閻的只有三家，也是破了產賣了房子才搬來的。

李有才常說「老槐樹底的人只有兩輩——一個「老」字輩，一個「小」字輩」。這話也只是取笑：他說的「老」字輩，就是說外來的開荒的，因為這些人的名字除了閻長派差派歇在條子上開一下以

外，別的人很少留意，別人叫起來只是把他們的姓上邊加個「老」字，像「老陳、老秦、老常……」等。他說的「小」字輩，就是其餘的本地人，因為這地方人起乳名，常把前邊加個「小」字，像「小順、小保……」等。可是西頭那些大戶人家，都用的是官名，有乳名別人也不敢叫——比方老村長閻恒元乳名叫「小圓」，別人對上人家不只不敢叫「小圓」，就是該說「穀圓」也得說成「穀會」，誰還好意思說出「圓」字來？一到了老槐樹底，風俗大變，活八十歲也只能叫「小什麼，小什麼」，你就起上個官名也使不出去——比方陳小元前幾年請柿子窪老先生給起了個官名叫「陳萬昌」，回來雖然請閻長在閻賬上改過了，可是老村長看賬時候想不起這「陳萬昌」是誰，問了一下閻長，仍然提起筆來給他改成陳小元。因為有這種關係，老槐樹底的本地人，終於還都是「小」字輩。李有才自己，也只能算「小」字輩人，不過他父母是大名府人，起乳名不用「小」字，所以從小就把他叫成「有才」。

在老槐樹底，李有才是大家歡迎的人物，每天晚上吃飯時候，沒有他就不熱鬧。他會說開心話，雖是句平常話，從他口裏說出來就能引得大家笑個不休。他還有個特別本領是編歌子，不論村裏發生件什麼事，有個什麼特別人，他都能編一大套，唱起來特別順口。這種歌，在閻家山一帶叫「圪溜嘴」，官話叫「快板」。

比方說：西頭老戶主閻恒元，在抗戰以前年年連任村長，有一年改選時候，李有才給他編了一段快板道：

村長閻恒元，一手翹仕天，

自從當村長，一當十幾年。

年年要投票，嘴說是改選，

選來又選去，還是閻恒元。

不如弄塊板，刻個大名片，

每逢該投票，大家按一按，

人人省得寫，年年不用換，

用他百把年，管保用不爛。

恒元的孩子是本村的小學教員，名叫家祥，民國十九年在縣裏的簡易師範畢業。連人的像貌不大好看，臉像個葫蘆瓢子，說一句話眯十來次眼皮。不過人不可以貌取，你不要以為他沒出息，其實一肚軋轆計，誰跟他共事也得吃他的虧。李有才也給他編過一段快板道：

鬼眨眼，閻家祥，

眼睫毛，二寸長，

大腮蛋，塌鼻梁，

說句話兒眼皮忙。

兩眼一忽閃，

肚裏有主張，

騙佔三分理，

總要沾些光。

便宜佔不足，

氣得臉皮黃，

眼一擠，嘴一張，

好像母豬打哼哼！

像這些快板，李有才差不多每天要編，一方面是他編慣了覺着口順，另一方面是老槐樹底的年輕人吃飯時候常要他唸些新的，因此他就繼續編下去。他的新快板一唸出來，東頭的年輕人不用一天就都傳遍了，可是想傳到西頭就不十分容易。西頭的人不論老少，沒事總不到老槐樹底來閑坐，小孩們偶爾去老槐樹底玩一玩，大人知道了往往罵道：「下流東西！明天就要叫你到老槐樹底去住啦！」有這層隔閡，有才的快板就很不容易傳到西頭。

抗戰以來，閻家山有許多變化，李有才也就跟着這些變化作了些新快板，又因為作快板遭遇過難。我想把這些變化談一談，把他在這些變化中作的快板也抄他幾段，給大家看看解個悶，結果就寫成這本小書。

作詩的人，叫「詩人」；說作詩的話，叫「詩話」。李有才作出來的歌，不是「詩」，明明叫做「快板」，因此不能算「詩人」，只能算「板人」。這本小書既然是說他作快板的話，所以叫做「李有才板話」。

有才蜜裏的晚會

幸有才住的一孔土窯，說也好笑，三面看來有三變：門朝南開，靠西牆正中有個炕，炕的兩頭還都留着五尺長短的地面。前邊靠門這一頭，盤了個小灶，還擺着些水缸、菜甕、鍋、匙、碗、碟；靠後牆擺着些簞子、籬頭，裏面裝的是村裏人送給他的核桃、柿子（因為他是看莊稼的，大家才給他送這些）；正炕後牆上，就炕那麼高，打了個牛犢套窩，可以鋪半條蓆子，因此你要一進門看正面，好像個小山菓店；扭轉頭看西邊，好像石菩薩的神龕；回頭來看窗下，又好像小村子裏的小飯舖。

到了冷凍天氣，有才好像一爐火——只要他一回來，愛取笑的人們就圍到他這土窯裏來閑談，談起話來也沒有什麼題目扯到那裏算那裏。這年正月二十五日，有才吃罷晚飯，鄰家的青年後生小福，領着他的表兄就開開門走進來。有才見有人來了，就點起牆上掛的麻油燈。小福先向他表兄介紹道：「這就是我們這裏的有才叔！」有才在套窩裏坐着，先讓他們坐到炕上，就向小福道：「這是那裏的客？」小福道：「是我表兄！柿子筐的！」他表兄雖然年輕，却很精幹，就謙虛道：「不算客，不算客！我是十六晚上在這裏看戲，見你老叔唱焦光普唱那樣好，想來領領教！」有才笑了一笑，又問到：「你村的戲今年怎麼不唱了？」小福的表兄道：「早了實不下箱，明天才能唱！」有才見他說起唱戲，勁上來了，就不客氣的講起來。他講：「這焦光普，雖說是個丑，可是大脚色，唱就得唱出勁來！」說着就舉起他的旱煙袋算馬鞭子，下邊雖然坐着，上邊就輪打起來，一邊輪着一邊道：「一出場：噹噹噹噹噹令×令噹令×令……噹令×各拉打打噹！」他煞住第一段傢伙，正預備接着打，門

拍「一聲開了，走進來個小順，拿着兩個軟米糕道：『慢着老叔！防備着把鍋打破了！』」說着走到炕邊把膳轉往裏裏一展道：『老叔！我爹請你嘗嘗我們的糕！』（陰曆正月二十五，此地有個節叫「添倉」，吃黍米糕）有才一邊接着一邊讓讓道：『你倒自己吃吧！今年煮的都不多！』說着接過去，隨即讓了讓大家，就吃起來。小順坐到炕上道：『不多吧總不能像啟昌老婆，過個添倉，派給人家小且兩個糕！』小福道：『偏不起長工不偏吧，偏得起人管不起吃？』有才道：『啟昌也還罷了，老婆不是東西！』小福的表兄問道：『那個小且？就是唱國舅爺那個？』小福道：『對！老得貴的孩子給啟昌住長工。』小順道：『那麼可比他爹那人強一百一十分！』有才道：『那還用說？』小福的表兄悄悄問小福道：『老得貴怎麼？』他雖說得很低，却被小順聽見了，小順道：『那是有歌的！』接着就吟道：

「張得貴，真好漢，

跟着恒元舌頭轉；

恒元說個「長」，

得貴說「不短」；

恒元說個「方」，

得貴說「不圓」；

恒元說「砂鍋能搗蒜」，

得貴就說「打不爛」；

恒元說「公雞館下蛋」，

得貴就說「親眼見」。

要幹啥，就能幹，

只要恒元嘴動彈！」

他把這段快板唸完，小福聽慣了，不很笑，他表兄却嘻嘻哈哈笑個不了。

小順道：「你笑什麼？得貴的好事多着哩！那是我們村裏有名的吃烙餅幹部。」小福的表兄道：「還是幹部啦？」小順道：「農會主席！官也不小！」小福的表兄道：「怎麼說是吃烙餅幹部？」小順道：「這村跟別處不同：雖有個事到公所說說，先得十幾斤麵五斤豬肉，在場的每人一斤麵烙餅，一大碗菜，吃了才說理。得貴領一份烙餅，總得把每一張烙餅都挑遍。」小福的表兄道：「我們村裏早二三年前說事就不行吃喝了。」小順道：「人家那一村也不行了，就這村怪！這都是老恒元的古規。老恒元今天得個病死了，明天管保就吃不成了。」

正說着，又來了幾個人：老秦（小福的爹）、小元、小明、小保。一進門，小元喊道：「大事情！大事情！」有才忙問道：「什麼，什麼？」小明答道：「老哥！喜富的村長撤差了！」小順從炕上往地下一跳道：「真的？再唱三天戲！」小福道：「我也算數！」有才道：「還有今天？我當他這飯碗是鐵鑊鑊住了！誰說的？」小元道：「真的！章工作員來了，帶着公事！」小福的表兄問小福道：「你村人跟喜富的仇氣就這麼大？」小順道：「那也是有歌的：

「一隻虎，閻喜富，

吃吃喝喝有來路：

當過兵，賣過土，

又偷牲口又放賭，

當牙行，賣寡婦……

什麼事情都敢做。

惹下他，防不住，

人人見了滿招呼！」

你看仇恨大不大？」小福的表兄聽罷才笑了一聲，小明又攔住告訴他道：「柿樹窪客你是不不知道！他陰的那樣是說從前，抗戰以後這東西趁着兵慌馬亂搶了個村長，就吏了不得了，有恆元那老不死給他撐腰，就沒有他幹不出來的事！此大點事弄到公所，也是桌面上吃飯，袖筒裏過錢。錢淹不住心，說細就細，說打就打，說教誰傾家敗產誰就沒治。逼得人家破了產，老恆元管「賤錢二百兩買房買地。老槐樹底這些人，進了村公所，誰也不敢走到桌邊。三天兩頭出款，誰敢問人家派的是什麼錢；人家姓閻的一年四季也不見走一回差，有差事都派到老槐樹底，誰不是跪着地給人家支……：你是不不知道，壞透了壞透了！」有才低聲問道：「爲什麼事撤了的？」小保道：「這可還不知道，大概是縣裏調查出來的吧？」有才道：「光撤了差放在村裏還是大害，什麼時候毀了他才能算乾淨，可不知道縣裏還辦他不辦？」小保道：「只要把他弄下台，攻他的人可多啦！」

遠遠有人喊道：「明天到廟裏選村長啦，十八歲以上的人都得去！……」一連聲叫喊，聲音越來

離近，小福飄出來了，便向大家道：「是得貴！還聽不懂他那賤噪？」進來了，就是得貴。他一進來，除了得貴是主人，隨便打了個招呼，其餘的人都沒有說話，小福小順彼此擠了擠眼。得貴道：「這裏同熱鬧！省得我跑！明天選村長啦，凡年滿十八歲者都去！」又把嗓子放得低低的道：「老村長的意思叫劉廣聚！誰不在這裏，你們碰上告給他們一聲！」說着抽身就走了。他才一出門，小順搶着道：「吃烙餅去吧！」小元道：「吃屁吧！章工作員還在這裏住着啦，餅恐怕烙不成！」老秦埋怨道：「人家聽見了！」小元道：「怕什麼？就是故意叫他聽啦！」小保道：「他也學會打官腔了！」凡年滿十八歲者」……小順道：「還有「老村長的意思」。」小福道：「假大頭這會要變真大頭啦呀！」小福的表兄問小福道：「誰是假大頭？」小順搶着道：「這也有歌：

「劉廣聚，假大頭，

一心要當人物頭，

抱粗腿，借勢頭，

拜認恒元乾老頭。

大小事，強出頭，

說起話來歪着頭。

從西頭，到東頭，

放不下局勢還顧頭。」

唸歌你就清楚了。」小福的表兄聽着很奇怪，也沒顧上笑，又問道：「怎麼你村有這麼多的歌

？」小順道：「提起西頭的人來，沒有一個沒歌的，連那一個女人臉上有麻子都有歌。不只是人，每出一件新事，隔不了一天就有歌出來了。」又指着有才道：「有我們這位老叔，你想聽歌很容易！要多少有多少！」

小元道：「我看咱們也不用管他『老村長的意思』不意思，明天偏給他放個冷炮，擠上一夥人選別人，偏不選廣聚！」老秦道：「不妥不妥，指望咱老槐樹底人誰得罪起老恒元？他說選廣聚就選廣聚，瞎惹那些氣有什麼好處？」小元道：「你這老漢真見不得事！只怕蒲葉掉下來砸破你的頭，你不敢得罪人家，也還不是照樣替人家支差出款？」老秦這人有點古怪，只愛年輕人一發脾氣，他就不說話了。小保向小元道：「你說得對，這一回真是該扭扭勁！要是再選上個廣聚，還真是仍出不了恒元老傢伙的手嗎？依我說咱們老槐樹底的人這回就出出頭，就是辦不好也比搓在他們牌板底強得多！」小保這麼一說，大家都同意，只是決定不了該選誰好。依小元說，小保就可以辦；老陳覺得要是選小順，票數會更多一些；小明却說在大場面上說個話還是小元有兩下子。李有才道：「我說個公道話吧：要是選小明老弟，管保票數最多，可是他老弟恐怕不能辦；他這人太好，太重，跟人家老恒元那夥人鬧個什麼事恐怕沒有人家的心眼多。小保領過幾年羊（就是當羊經理），在外邊走的地方也不小，又能寫能算，辦到沒有什麼辦不了，只是他一家五六口子全靠他一個人吃飯，真也有點顧不上。依我說，小元可以辦，小保可以帮他記一記賬，寫個什麼公事……」這個意見大家贊成了。小保向大家道：「要那樣咱們出去給他活動活動！」小順道：「對！宣傳宣傳！」說着就都往外走。老秦着了急，叫住小順道：「小福！你跟人家還什麼能？給我同去！」小順拉着小福道：「走吧走吧！」又回頭向

老錢道：「不怕！丟下你小福就包賠！」說了就把小福拉上走了。老秦趕緊追出來連聲喊叫，也沒有叫住，只好領上外甥（小福的表兄）回去睡覺。

寢裏丟下才一個人，也就睡了。

三 打虎

第二天吃過早飯，李有才放出牛來預備往山坡去送。小順攔住他道：「老叔你不要走了！多一票算一票！今天還許弄成，已經給小元弄到四十多票了。」有才道：「誤不了！我把牛送到柳窪就回來。這時候又不怕吃了誰的莊稼！章工作員開會，一講話還不是一大晌？誤不了！」小順道：「這一回，是選舉會，可不是講話會。」有才道：「知道！不論什麼會，他在開頭總要講幾句『重慶性』啦，『什麼的意義及其價值』啦，光他講講這些我就回來了！」小順道：「那你去吧！可不要叫誤了！」說着就往廟裏去了。

廟裏跟平常開會一樣，章工作員、各幹部坐在拜廳上，羣衆站在院裏，不同的只是因為喜富撒了差，大家更看看他還成風不威風，所以人來得特別多。

不大一會，人到齊了，喜富這次當最後一回主席。他雖然沉着氣，可是嗓子究竟有點不自然，說了幾句客氣話，就請章工作員講話。章工作員這次也跟前說的話不同了，也沒有講什麼「意義」與「重慶性」，直捷了當說道：「這裏的村長，犯了一些錯誤，上級有命令叫另選。在衆選區以前，大家對舊村長有什麼意見，可以提一提。」大家對喜富的意見，提一千條也有，可是一來沒有領情，二來